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西遊記

第七回 大顛僧盡心護法 唐三藏顯聖封經

詩曰： 聖人何事欲無言，蓋恐因言失本源，
清淨禪心非月指，糊塗佛法是風幡，
但談果報何其妄，止望施財豈不冤，
萬派千流徒浩渺，曹溪一滴是真源。

話說大顛師，欲明佛法，別了韓愈，竟上長安，不一日到了，要尋個庵兒歇腳。此時，長安佛教正盛，各庵觀寺院巴不得有個老僧在內居住，或是講經，或是說法，皆可興旺山門。見了大顛人物奇古，言語清爽，皆殷勤接待，留他居住。大顛師看見繁華鬧熱，全沒僧家氣味，轉不肯住，卻尋至城西，見一個小庵上寫「半偈庵」三字，門前一灣流水，幾株松樹，甚是幽僻，因步了入去，荒荒涼涼佛堂中，竟不見一人。立了一會，又不見有人出來，只得穿入佛堂後面，叫一聲：「有人麼？」只見香積廚走出一個老和尚來，看見大顛，忙迎到佛堂中間訊道：「老師何來？貧衲因廚下炊爨，有失迎接。」大顛道：「這等，驚動了！貧僧從潮州遠來，尚無棲止，欲借寶庵一蒲團地為掛衲之所，不識老師肯容否？」那老僧笑道：「佛門庵院，凡是佛家弟子都有吩咐住，怎說個容不容？只是我看老師這等道貌，自是禪林尊宿，何不到洪福寺、化生寺這些大叢林安享，卻來此受寂寞？」大顛道：「寂寞正僧家之習，安享非佛門所宜，故不敢去而願來此。」那老僧又笑道：「這乃是小僧疏懶人的念頭，怎麼老師不遠千里而來，也是這般說？既是這等，請裡面坐。」遂邀大顛到他房裡，忙去取了茶來吃。茶罷，那老僧方纔問道：「老師大號？」大顛道：「小僧法名大顛。就問老師大號？」那老僧道：「小僧賤號懶雲。」大顛道：「長安寺院盡皆富盛，老師寶庵何獨冷靜如此？」懶雲道：「要寺院富盛，須得主師會講經募化。不瞞老師說，小僧雖做和尚，其實不通佛法。又性情疏懶，又不會募化，又不會講經，故此淡薄。」大顛道：「當今法師不知推尊何人？」懶雲道：「第一要算法門寺生有法師。他人物生得齊整，又口舌利便，問一答一，今上憲宗皇帝分寵愛。前日因迎佛骨入大內，僧俗混雜，不成朝廷體統；惱了一位大臣叫做韓愈，上疏極諫，甚言崇佛之非。憲宗大怒，將韓愈貶為潮州刺史。生有法師因奏道：『韓愈毀謗佛法者，皆緣天下人之不明佛法也；天下不明佛法者，皆緣不曾聞得我佛求來的這三藏大乘經文。也乞陛下敕天下寺院，皆敦請有道法師開壇講解。使天下佛法大明，則在朝自無異議之人也。』憲宗信以為然，遂降旨著天下寺院皆延法師講解。如今，長安城中大小寺院皆要立壇講經，此皆生有法師請的旨意有功，佛門所以推崇他為第一。」大顛道：「可知幾時講起？」懶雲道：「聞說明年元旦講起。」大顛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自此，遂在半偈庵住下。心下想道：「佛教今已盛極，若再令天下講經，這些俗講師定以果報施財為正解，豈不令我佛萬善妙法轉為朝廷治世之蠹。我既出山，豈容坐視！」恐怕不確，又到各處去訪問，人人皆如此說，方知是真。遂寫了一道表文，親自到朝門煩黃門官轉奏。

此時，天子正然信佛，黃門見是和尚，不敢攔阻，遂接了，傳達進御。憲宗皇帝只道又是講經說法之事，忙展開一看，只見上寫著：

潮州府淨因庵僧大顛，謹奉表奏為請正佛法事：竊聞，我佛之教，蓋以清淨為本，度世為宗。清淨則宜無為，度世則宜愛眾。即太宗皇帝求來三藏經文，恐亦是清淨度世之意。近日，僧人貪愚者多，不識我佛清淨之心，惟以莊嚴外相為尊榮；奉佛信士，又不知我佛度世之理，惟以施財焚誦為信心；登壇說法，都又不達經文微妙之旨，又惟以延年獲福為引誘。流行既久，訛以傳訛，幾令我佛為貪財好佞之魁首，豈不冤哉！

仰見陛下，心心是佛，念念慈悲。但惜庸僧不能靜宣德意，默沛皇仁，遍啟叢林，致令清淨法門裝成喧闐戲局，甚非正道。今又聞降旨令天下講經，固陛下闡揚佛教盛心，但恐講解不明妙義，終以延年獲福為詞，則三藏大乘真經又演作小乘之法矣！諒我佛造經，與太宗皇帝求經流傳中國之意，當不如是。伏乞收回成命，漸謝外緣，使我佛正教與陛下聖道同耀中天，則天下幸甚！倘必欲講明大法，亦須敕使訪求智慧高僧，若耳目前俗習之徒，臣僧大顛未見其可也！

憲宗看了一遍，又看一遍，心下沉吟道：「朕興佛教，凡是和尚皆交口贊揚，怎麼這個和尚轉勸朕清淨？」然細思其言，亦似有理。欲待批准，又念數年崇佛，豈可因一言而廢；欲待罪他，又念他也是為正佛教，一時狐疑不定。一面令黃門官傳旨令大顛暫退候旨；一面遣中使召生有法師入見。大顛得旨，自回半偈庵不題。

卻說生有法師承召入見，憲宗即命賜坐。隨說道：「今日有一僧上本，勸朕以清淨奉佛，不知是何意見？特宣法師商酌。」就將大顛的表文付與生有觀看。生有纔看得兩行便顏色改變，及看完了，早不覺紅了臉皮。怒說道：「此佛門之敗類也，陛下不可聽信。」憲宗道：「何以見其敗類？」生有道：「齊梁異代奉佛之事，遠且莫論；只就本朝太宗皇帝到今二百餘年，誰不以焚修莊嚴為奉佛之善。彼獨欲以清淨反其道，非敗類而何？窺其意必有所圖。」因又將表文細看，忽看見「潮州府」三字，復謂憲宗道：「陛下看出麼？」憲宗道：「朕未看出。」生有道：「此僧潮州人，韓愈為佛骨新貶潮州。此僧突然而來，二人朋比為奸可知矣！」憲宗低頭想了半晌道：「韓愈儒臣，此僧釋子，道不同也，焉肯朋比他人而自毀其教？法師還須原諒。」生有道：「若非朋比韓愈為奸，必是見臣等遭際聖恩，欲反其說以為進身之階。」憲宗點首道：「此或有之，待朕加察，法師且退。」生有辭出。憲宗遂叫了一個老成內臣吩咐道：「你可細細去訪察那個大顛和尚的行藏來奏我。」內臣領旨去訪察不題。

且說生有法師回到洪福寺，深恨大顛破他佛教，欲要暗暗害他，又怕皇帝精明，不敢動手，只得悄悄吩咐幾個心腹徒子法孫，去引誘他那些貪嗔淫欲之事，並察他破綻。

卻說自大顛上表之後，滿長安皆轟傳其事，以為奇談。有一等佞佛指望庇祐的，笑罵以為胡說；有一等正直光明的士夫，皆驚異道：「如何佛教昌熾之時，忽有此不染高僧？」都來拜訪，又見他沉靜寡欲，盡皆欽敬。一日，忽有兩三個少年沙彌，一個叫做慧眼，一個叫做聰耳，一個叫做廣舌，都生得俊秀非常，來拜見大顛道：「弟子輩聞老師道高德重，為聖天子欽敬，願侍法座，早晚受教。」大顛道：「子自有佛，何必來求老僧？老僧有何道德？敢為子之師。」廣舌道：「聞得皇上深信老師之言，不日就要拜老師為天下大都綱。總統釋教，富貴過於王侯。弟子若蒙老師收留座下，便可少分寵榮。」大顛聞言大笑道：「此言一發差了！為僧既入空門，且無一身，何有官職？況乎富貴？況乎寵榮？」廣舌又道：「老師雖以清淨為宗，不慕富貴，似這樣只身蕭寺，獨不畏寂寞乎？」大顛笑道：「老僧清淨中開眼見聖，合眼見佛，天地萬物盡現吾心，應接不暇，何為寂寞？」三沙彌無言可說，再拜而去。

一日，忽又有兩三個和尚，一個叫做傳虛，一個叫做言，一個叫做玄言，來見大顛，慌忙報道：「老師，禍事來了！法門寺生有法師奏稱，老師毀謗佛法，阻撓善事，朋比韓愈，譏刺天子。皇上聽信其言，早晚間將加大罰於老師。弟子輩念老師孤立於此，特來通知老師，須早為之計。」大顛又笑道：「死生夢幻一視久矣，三師獨不聞乎？」傳虛道：「聞是聞的，但思老師孤雲野鶴，何不早早遁去，斬斷葛藤。」大顛笑道：「老僧若遁去，豈不令我佛為遁逃主耶？」三和尚恐嚇他不動，只得去了。又有化生等寺俱來迎請他，說道：「這小庵非老師駐錫之處，還須到大叢林去有體面。」大顛笑道：「同一佛地，有何大小？」決不肯去。又有送他袈裟、衣帽的，都拒絕不受。這些光景，那內臣都打聽的確，一一奏報憲宗。憲宗暗羨道：「這方是真正佛門弟子。」就要批准他的表文，當不得左右近侍都與生有法師相好，忙將此信報知生有。生有著了忙，遂邀各寺有名講師共有數百人，又求了五、七個寵用大臣，一齊到殿上懇求道：「佛法雖以清淨為宗，若皈依佛法者一味清淨，何以見闡揚佛教之意？必須焚修莊嚴，方祈求我佛慈悲，延年永祚。就是講經未必盡臻微妙，畢竟令天下講解互相發明，方斯有悟入；倘置之高閣，不講不解，豈不令我佛真經竟成無用之物乎？況聖上從前許多善果，俱我佛鑒知，定降福壽，豈可因一人妄言，盡棄前功！伏望聖慈垂察。」憲宗聽

奏，沉吟不語。眾大臣又代為委請道：「講經之旨，已頒行天下，天下善信已傾耳久矣。今若反汗，未免失崇佛信心之望。」憲宗心下雖尚躊躇，卻撇不過眾人面皮，只得批旨道：「講經仍遵前旨，但敕大顛任意各寺糾聽，有不合佛旨者拈出，奏聞改正，以全善果。」生有並眾僧得旨，方謝恩退出。心下一喜又還一憂，喜的仍舊講經，憂的是大顛糾察，不題。正是：

好佛本來求定性，為僧何苦反勞心？

總然講出西來意，終帶長安名利音。

卻說唐三藏與孫悟空，正在長安城中尋訪求真解之人，忽聞知大顛上表，又講經糾察之事，不勝驚喜道：「這和尚哪裡來的？倒有些意思。」訪知在城西半偈庵掛衲，遂仍舊變做兩個疥癩和尚，到庵中來觀看。此時大顛正在庵中合眼打坐，唐三藏與孫悟空入來。看見他：

頭頂中露一點佛光，面皮上現□分道氣。體結青蓮，骨橫白法。兩眉分靈慧之色，雙耳垂大智之容。布納塵中，雖尚是中國僧伽；蒲團物外，已知是西方佛器。

唐三藏與孫悟空看見大顛有些根器，□分歡喜。又見他合眼默坐，因上前大喝道：「如來將為人嚼死，這和尚好忍心，不去糾聽，卻躲在此處打瞌睡！」大顛聽了就如驚雷一般。急開眼看時，只見兩個疥癩僧人立在面前。心知有異，忙起身禮拜道：「小僧何敢忍心打瞌睡？正在此代世尊敲牙拔舌，不期二位佛師降臨，有失迎候。」唐三藏與孫悟空相顧而笑道：「好好好！雖敲拔不盡，也要算你救主之功了。」大顛道：「敢問二位法師大號？有何因緣飛錫於此？」孫悟空道：「此位家師，號大壯，弟子乃吾心侍者。若問到此因緣，卻是特來尋你。」說罷，又與三藏相顧而笑。大顛見二人言語俱有妙旨，知是異人，因再拜道：「弟子雖有志佛門，卻托身遠土，未遇明師；尚淹肉體，未具神通。幸遇二位佛師，望發慈悲。」三藏又笑道：「要我發慈悲，不如還是你自家努力。」大顛道：「敢不努力！但努力無路，所以求二師慈悲。」三藏道：「有路，有路！只是到臨期不要推諉。」說罷，遂同孫悟空大笑而去。大顛急要留時，已去遠不可追矣！正是：

語有機兮言有鋒，相逢一笑已成宗；

若從字句求靈慧，尚隔千重與萬重。

卻說唐三藏見了大顛有些道行，可充求解之人，滿心歡喜。與孫悟空商量道：「求解之人倒有了，只是當今講經正盛，盡自道微妙，誰肯回頭去求真解？」悟空道：「這不難，待他臨講之時，我與佛祖同現舊日原形，顯個神通，將他經卷封起，使他欲講無經。然後，將我佛木棒一喝，不怕他不回心去求真解。」唐三藏大喜道：「必須如此方妙。」不幾時，到了元和□五年元旦之期，各寺俱奉講經之旨，搭起法壇，皆延有名法師，互相爭勝。惟洪福寺乃生有法師親身登壇，常恐天子臨幸，百官聽講，故比他寺更加興頭。闔寺僧先在大殿上誦過經文，做過法事；將到巳時，方幢幡鼓樂迎送生有法師登壇。壇下聽講僧俗諸人，挨擠不開。生有法師正要開談，忽人叢中有人叫道：「那和尚休得胡講，污辱了我佛大乘妙法真經，辜負了我師徒求經善念。」生有聽見，著了一驚，忙低頭看時，卻是兩個疥癩僧人，手執木棒在壇下吆喝。因怒答道：「我奉聖旨講經，你是何處狂僧敢來毀謗？」唐三藏道：「你既奉旨講經，我且問你，經是何物？為甚要講？」生有道：「經乃我佛靈文，不講何以宣揚善果？」唐三藏又問道：「善果必待講經宣揚，則未講之先與既講之後，經何在？善果又何在？且三藏經文從哪裡講起？若說一言可駭，則經何須三藏？倘必三藏盡宣，則今日之講無乃掛漏？」生有一時答應不來。唐三藏因大喝一聲道：「妖妄野狐！還不下來？」將手一舉，那條木棒雖未離手，早不知不覺照生有劈頭一下，打得生有魂膽俱無，忙滾身下壇，拜伏於地，連稱：「不敢，不敢！」許多徒弟法孫看見生有如此不成模樣，忙來扯他道：「法師請尊重。」生有纔得爬起，被孫悟空又喝一聲，依然伏地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！」眾僧無法，只得飛奏憲宗道：「法師正登壇講經，不知哪裡走了兩個疥癩僧人來，手拿著一根木棒將法師亂打，攪亂講席，欺滅聖旨，特特奏聞。」憲宗大怒道：「何物妖僧敢如此大膽？著錦衣衛火速拿來。」許多校尉領旨，忙同眾僧作眼來拿。到了洪福寺，看見兩個疥癩僧人，欲待上前拿他，不知何故，只是不能近身。因說道：「奉聖旨拿你二人，快去見駕。」唐三藏道：「我二人奉佛旨也正要去見駕。」遂大踏步走入朝來，眾校尉但遠遠圍繞。

到了殿前，看見憲宗，唐三藏合掌當胸，將身一控道：「貧僧問訊了。」憲宗大怒道：「你是哪裡來的兩個野僧？如此大膽！」唐三藏道：「我們是西方極樂世界來的。」憲宗道：「若是西方佛地來的，必知禮法，怎麼見朕不拜？」唐三藏道：「若論為僧，見駕自當禮拜，但貧僧與陛下不同。」憲宗道：「有甚不同？」唐三藏道：「貧伯曾蒙先朝太宗皇帝賜為御弟，又有求取真經之功，今又忝在西方我佛會下，故乞陛下優容。」憲宗笑道：「野僧一味胡說，朕聞得賜御弟及求經，乃陳玄奘法師之事，今已二百餘年，坐化成佛久矣！你兩個疥癩僧人怎敢妄扯為己事來蒙蔽聯躬？況陳玄奘法師的聖像，我太宗皇帝俱有畫下的，藏在御苑。」隨命，「取來一對，叫他兩個死而無怨。」唐三藏笑道：「真金不怕火，就取來對一對何妨！」憲宗道：「這經就真是你求來，今日聯在此命高僧講解，也是成全前人善果，你為何倒來攪亂？」唐三藏道：「我佛造經，與太宗命我求經，皆度世婆心。只因經到之日，限於藏數，要繳還金旨，不及講解，故世上止有真經，并不識真解；以致後來這些愚僧，胡言亂語，將我佛大乘妙法弄做個騙詐良方；哄得天下愚民焚頂燃指，不惜身命。不獨將佛門敗壞，且令陛下的國體損傷。故我佛慈悲，命我貧僧將這一條木棒打盡天下邪魔，一張封皮封起三藏經文，免得眾生漸漸墮落。」憲宗聽了，聳然道：「經文遍滿天下，如何封得？」唐三藏道：「待貧僧封與陛下看。」正說不了，幾個內臣已在御苑捧了唐三藏的畫像來，懸於殿上。憲宗手指道：「法師遺像，你二人可自看一看，象也不象？」唐三藏道：「怎麼不象？陛下請看。」口裡一面說，身子早與孫悟空已現原形。唐三藏，毗盧帽，錦襪袈裟，腳踏蓮花起在半空；孫悟空火眼金睛，手執木棒侍於左側。憲宗與滿朝文武看見，盡皆驚喜非常，忙走下龍座來瞻仰。唐三藏從容容於袖中取出一張金字封皮，付與孫悟空道：「快去，將天下經文盡皆封了。」孫悟空接了，將身一縱，早已不知去向。憲宗忙舉手向天道：「俗僧講經固非傳經之意，佛師封經不講又恐非求經之心，還求佛師開一線人天之路。」唐三藏道：「既陛下心心在道，不消求我；只須再遣一人，如貧僧昔年故事，歷萬水千山，重到靈山去求真解來，那時再解真經，自保陛下國泰民安也。」方說間，孫悟空早已飛至唐三藏面前復命道：「奉旨，天下經文俱已封閉。」憲宗君臣看見這般靈顯，俱倒身下拜道：「願求真解。」唐三藏合掌道：「陛下保重，貧僧要繳金旨去了。」說罷，一朵祥雲冉冉騰空而去。正是：

若非佛祖呈慈相，哪得凡夫肯信心。

不知憲宗果遣人上靈山求真解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